

张作霖



口述历史 百年写真
勾玄揭秘 读史阅人

北洋枭雄 张作霖

降龙伏虎，再现一代东北王开基传奇

筚路蓝缕，见证张氏政权图强伟业

波谲云诡，实录奉天城政治风云

拨云见日，揭开北洋政府末代元首陨落真相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亲历民国

张作霖



北洋梟雄
张作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北洋枭雄张作霖 / 文斐编. --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2.6

ISBN 978-7-5034-3404-4

I . ①北… II . ①文… III . ①张作霖 (1875~1928)
—生平事迹 IV . ①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11961号

责任编辑：刘 夏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网 址：www.wenshipress.com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
邮 编：100811
电 话：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
传 真：010-66192703
印 装：北京潮河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：710×1000 1/16
印 张：16.25
字 数：192千字
版 次：2012年8月第1版
印 次：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：29.80元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录

北洋枭雄|张作霖

- 一、“绿林”头目 军阀生涯 /1
- 二、崛起覆灭 自不寻常 /12
- 三、悲惨身世 苦难童年 /25
- 四、增韫收编 辽西剿匪 /31
- 五、清剿蒙匪 出生入死 /36
- 六、劲敌终灭 羽翼渐丰 /41
- 七、入主奉天 “降龙伏虎” /46
- 八、心机尽用 一统关东 /56
- 九、整军备武 直奉再战 /72
- 十、滦县兵变 欲“清君侧” /79
- 十一、郭氏反张 谜雾重重 /84
- 十二、暗勾日本 缔结密约 /92
- 十三、对郭决战 流毒弥深 /99
- 十四、入主北京 欲统中华 /121

目 录

北洋枭雄 张作霖

- 十五、禁烟总局 麻栗花开 /126
- 十六、对抗日本 自建通信 /129
- 十七、较量铁路 明争暗斗 /132
- 十八、军阀混战 奉军败北 /144
- 十九、兵败出关 殒命奉天 /159
- 二十、被炸真相 几多谜团 /165
- 二十一、丧葬秘闻 身后余事 /171
- 二十二、轶闻趣事 鲜为人知 /178
- 附录：
- 大帅府 /210
- 元帅林 /217
- 张氏家庙 /221
- 驿马坊墓地 /224
- 家族及家产 /229
- 张作霖大事记 /237

一、“绿林”头目 军阀生涯

张作霖，中国旧军阀中传奇式的人物。他由一个“绿林头目”，受抚为清朝营官，一跃而为奉天督军、东三省巡阅使、“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”，统治东北、华北达13年之久，是民国初年统治中国北方最久的军阀。然而他的军阀生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

(一)

张作霖，字雨亭。1875年生于奉天海城小洼村。其先祖河北大城人，后迁到东北。父亲张有财，好赌，不安于农，带妻子、儿女到海城驾掌寺，开小商铺，设赌抽红。14岁时，父亲被赌徒打死，家庭难以为生，随母至镇安（黑山）小黑山外祖父家寄食。张作霖因受父亲影响，从小即游手好闲。母亲送他到私塾读书，他不受约束，辍学而归。后来跟继父医马，并做过货郎、小卖等杂业。不久，流浪到大高坎镇，与赌徒流氓厮混。

1894年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。他投入清军宋庆标下当兵。战后不久，离队至小黑山（今北镇县）赵家庙，与地主赵占元次女结婚。当时，辽河下游散兵游勇到处抢劫，“绿林”帮伙风起。22岁的张作霖也铤而走险，拉起大帮，在辽西活动。1900年，义和团运动兴起，沙俄侵占全东北，盛京将军增祺逃跑，辽西兵匪交加，陷入无政府状态。土匪割据一方，与当地富豪结合，组织“大团”，号称地方“保险队”，向居民摊派，为绅商保镖。张作霖在赵家庙纠集20余人，也组织起“保险队”，逐渐扩大“保险区”。后来移至北镇中安堡

割据。1901年除夕，张的“保险队”突然被亲俄股匪金寿山袭击，张逃至台安八角台，与张景惠“保险队”合伙。张景惠见张作霖足智多谋，推张作霖为首领，从此二张结盟，活动于八角台一带。此间，汤玉麟、张作相先后投，于是形成了以张作霖为首的大帮，雄踞辽西。

张作霖善于勾结地方豪绅，以求自己的发展。他广交地方绅商“名士”：新民府烧锅彭掌柜、八角台富商戴春荣、商会会长张紫云等均系张之好友。张作霖并非杀富济贫的“绿林好汉”，而是勾结权贵，“为权贵所赏识”的匪帮。

张作霖野心很大，并不甘心“吃绿林的黑饭”，急欲投靠官府，以求升发。义和团运动过后，当清廷以“剿抚兼施”手段平服匪患时，他主动求抚。1902年9月，张作霖经当地18屯绅商代表作保，晋见新民知府增韫，受抚改编。受抚后被任为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。其同伙张景惠、张作相、汤玉麟被编为帮带或哨官。

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。战争初期，张作霖倾向俄国，为俄军搜集粮草、情报。后以“俄国间谍”嫌疑，被日军逮捕，要处死他。日军参谋本部参谋田中义一等见张机智可用，为张“斡旋”说情，使张获释。当时，张发誓：“愿为日军效命”，并在誓约上按了手印。

1907年，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，命营务处总办张锡銮将奉天旧军改编成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5路。任张作霖为前路巡防营统领，调驻辽源（郑家屯）、洮南，追剿蒙匪。张剿匪有功，不安于漠北，急思南调奉天。

1911年，武昌起义爆发，关内各省纷纷宣布独立，脱离清廷统治。东北革命党人积极活动，酝酿东北独立。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惊慌万状，欲逃往北京。这时，奉天咨议局副局长袁金铠为赵出谋划策：调张作霖进奉天，镇压革命。张接召令后，率所部3500人星夜急驰，开入奉天。当时，赵尔巽和袁金铠等正筹划成立装点门面的“奉天国民保安会”，以保反动统治之安。1911年11月12日，赵尔巽在奉天召集了由各方代表和革命党人参加的“奉天国民保安会”成立大会。在会上，赵大发议论，反对东北宣布独立。当革命党人打断赵的发言，要求响应武昌起义时，张作霖跃上讲台，出示手枪大叫：“我张某身为军人，只知听命保护赵大帅，倘有不平，我张某虽好交朋友，但我这支手枪，它是不交朋友的。”在张的蛮横威胁下，革命党人纷纷离散，“保安会”宣

布成立。稍后，张在赵尔巽指使下与袁金铠合谋，于1月23日，以请客为名骗杀了革命党人张榕。接着，张在奉天连日捕杀革命党，“剪发易服者，无一幸免”。至2月初，“遭其毒手者，不下四百余”。^[1]恐怖气氛笼罩了奉天省城。因他镇压革命有“功”，清廷授以“关外练兵大臣”，他受宠若惊，主张“武装勤王”，但清廷迅即覆亡，保皇成了泡影。

民国建立后，张深恐对他不利，为寻求后台，不惜勾结日本。同年2月下旬，几次往见日本驻奉总领事落合谦太郎，乞求日本支持。1月26日，他对落合说：“当此时刻，日本国如对本人有何指令，本人自必奋力效命。”^[2]当袁世凯“派密使两人”劝张改变保皇立场，并许以重任时，张立即“软化”，致电袁氏“赞成共和”，表示对袁效忠。9月张被袁任为民国的中将师长——二十七师师长，驻防奉天，开始攫取了奉天军权。在辛亥革命时镇压革命，是张作霖崛起的关键。

(二)

张作霖任二十七师师长之后，依靠自己的武力，上结袁世凯，外靠日本帝国主义，施展权谋，步步升迁。

1913年3月，袁世凯在谋杀宋教仁之后，急于向南方用兵。为免后顾之忧，特召张作霖入京，“奖励”他镇压革命之“功”。要他“振刷精神”，为袁效命。张返奉后，竭力镇压革命活动。这时，赵尔巽下台，张锡銮任奉天都督。张作霖排挤张锡銮，袁对他很不放心，欲调其到内蒙，张作霖进行抵制。1915年，袁世凯阴谋称帝，深恐张有所“异动”，特派亲信段芝贵为奉天督军，兼管吉、黑军务，并“阴嘱芝贵”注意监督张作霖。张深知袁意，竭力拥袁称帝，密电袁氏，决心为帝制出力，“如帝制不成，誓不再生”。但袁世凯称帝时只封他二等“子”爵，他立即反目，对袁威胁。在全国反袁称帝的高潮中，他见袁必败，在奉天立即提出“奉人治奉”的口号，逼走袁的亲信段芝

[1] 《日本外务省档案选译》第213页。

[2] 《日本外务省档案选译》第77页。

贵。四面楚歌的袁世凯为笼络张，只得于1916年4月任命他为奉天将军（称盛武将军）兼巡按使。6月，袁世凯死去，黎元洪、段祺瑞分任总统、总理，张作霖被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，取得了奉天的军政大权。

张作霖督奉后，招贤纳士。在他“绿林”起家的老伙伴之外，又网罗一批文人：聘袁金铠为军、政两署的秘书长；聘留日士官生杨宇霆为军署参谋长；王永江被聘为警务处长，后转任财政厅长和代理奉天省长，成了张手下的“文治派”首领和“理财能手”。这样在东北就开始形成了以张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。

张作霖一上台，立即得到了日本的支持。当时，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，曾有一派人支持“宗社党”搞“满蒙独立”，要建立“满蒙帝国”，这派人曾在奉天谋杀张作霖（未成）。另有一派人主张支持张作霖为日本所用。1916年10月，日本寺内正毅组阁，反对支持“宗社党”，力主支持张作霖。他们认为：“张作霖在满洲有一种特殊的地位，他既无特别官历，又与中央政府无密切因缘。其心中唯有权势利欲……张认为日本在满洲有绝大权力，知背日本之不利，而顺日本之有利。若利用有如此地位和有如此思想之张作霖……满蒙之事，日本皆可畅行无阻。”^[1]从此，日本积极支持张作霖。

张作霖为发展自己的势力，主动结交段祺瑞（亲日的国务总理）。谋划称霸全东北。为此，他首先控制奉天省。当时，在奉天有冯德麟二十八师（驻北镇）。冯实力雄厚，又是张的“绿林”前辈，不甘居于张下，和张展开了斗争。因而1916年5月至1917年上半年，在奉省发生了张、冯间的“两虎斗”。张作霖软硬兼施，斗垮了冯德麟，吞并了二十八师，统一了奉天军权。

此后不久，张作霖又乘黑龙江内部政争，把势力伸入黑省，向北京政府（段祺瑞）保荐其儿女亲家鲍贵卿任黑省督军。接着，他又对吉林伸手，但遭到了吉督孟恩远的抵制。

这时，统治北京政府的直、皖两系正明争暗斗。在对待广东护法军政府问题上，皖系段祺瑞主战，直系冯国璋主和。1918年春，皖系政客徐树铮通过杨宇霆拉张助段，要张出兵入关，支持段祺瑞的“武力统一”政策。张作霖为扩展奉系势力，在秦皇岛劫持大批军火，扩编奉军，派兵入关。同年3月，

[1] 后藤新平：《关于在满洲日本军队之行动》。

5万奉军开入关内的津、京、湘、鄂一带，显示奉军军威。9月，以拥段有“功”，被授予东三省巡阅使，取得了东三省的最高职位。

1919年7月，张出兵包围吉林。奉、吉两军对峙于吉、长一带。当两军对峙时，日本在长春制造了“宽城子事件”，迫使吉军退出长春。在日本的协助下，张作霖不战而胜，孟恩远被迫下台。结果，奉张势力伸入吉林，鲍贵卿被调为吉林督军，张的另一亲信孙烈臣接任了黑龙江督军。至此，张作霖统一了全东北，成了“东北王”。

(三)

张作霖称霸东北之后，野心益炽，又称兵关内，问鼎中原。

1920年7月，直皖战争爆发。张作霖助直倒皖，派兵入关。结果皖系军阀大败，直、奉共掌北京政权，张作霖进入北京。这时，张作霖把势力伸入热（热河）、察（察哈尔）、绥（绥远）三大特区，身兼蒙疆经略使。

不久，直、奉军阀互争地盘，矛盾日剧。为对抗直系军阀，张作霖支持梁士诒（亲日派）组织亲日内阁，压制直系，推行亲日政策。直系实权派吴佩孚电斥梁内阁，痛骂张作霖。美国赞扬吴佩孚，称之为“新中国的大英雄”。在日、美操纵下，奉、直关系日趋紧张。1922年4月末，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。由于奉军素质太差，又发生哗变现象，不到一周，即败回关外。张作霖遂在日本的支持下，割据东北，宣布“东北自治”。经其御用工具——东三省议会的推举，又就任了“东三省保安总司令”。为向直系军阀报复，设“陆军整理处”，大肆整军，推行“精兵主义”；聘用日本顾问，扩建兵工厂；并筹建海军、空军。又联合孙中山、段祺瑞和浙江督军卢永祥（属皖系），结成反直“三角联盟”。同时，又秘密拉拢冯玉祥，以分化直系势力。

1924年9月，由于直系势力的扩张，江浙战争爆发，浙督卢永祥兵败逃奉。张作霖乘机举兵，于9月15日指挥6个军向山海关、热河出动。在山海关、九门口等地展开混战。由于奉军战斗力提高，又有日本的支援（派顾问团、支持军火、提供情报）；加上冯玉祥倒戈反直，发动北京政变，囚禁总统曹锟，改所部为“国民军”，向吴佩孚进攻，直系军阀惨败。吴佩孚浮海南逃。

奉军战胜后，大举入关，进占天津和津浦路北段。当时，冯玉祥本欲请孙中山北上主持政局，因奉军势力强大，冯被迫与张作霖共推段祺瑞为“临时执政”。1924年11月，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支持下，离广州北上，来到天津，主张召开国民会议。对此，张作霖表面欢迎，实则反对。在天津，他亲自与孙会晤，劝孙“取消三大政策”，“不要反对外国人”；并自报奋勇，愿代替孙中山来疏通外国人的感情，孙中山气愤不已，肝病复发，不久在北京逝世。1925年春，段祺瑞为协调张、冯势力，任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，统辖西北地区及京汉路北段。任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，允其向津浦线一带发展。8月后，奉军大举南下，由山东向江苏、安徽进军，一直进入上海。当时，“五卅”反帝运动遍于全国，奉张对之大施镇压，人民“怨声载道”。

张作霖的扩张，使直系势力大受威胁。浙江督军孙传芳（属直系军阀），联合东南五省（浙、苏、闽、赣、皖）的直系旧部组成五省联军，于1925年10月发起反奉战争，并暗与冯玉祥联络。在湖北的吴佩孚也遥相呼应（但意在反冯）。同时，上海、北京等地的学生、群众也掀起了反奉斗争。

在“五卅”以来的反帝革命运动影响下，奉系军阀内部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将领郭松龄（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），暗与冯玉祥联合，于1925年11月23日在滦县倒戈。反对张作霖穷兵黩武，为害东北人民；要张作霖下野，拥张学良主政，以改造东北政局。12月，郭松龄指挥奉军的精锐万人，出山海关，占锦州，势如破竹，指向奉天。张作霖惊慌失措，通电下野。在千钧一发之际，日本援助了他。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亲到奉天，向张提出下列条件：允许日本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享有“商租权”；将吉林延边行政权移让日本；延长吉敦铁路与朝鲜铁路接轨；在洮昌道（洮南地区）开设日本领事馆等。^[1]如能答应上述条件，日本将出兵援助。张立即应允，在草约上签字。结果，日本出兵干涉，郭军惨败，郭氏夫妇被枪杀。但郭军反奉对张的打击是沉重的，使张在军事上、经济上，特别是政治上江河日下。

但张作霖不顾自己的困境，继续进兵关内。1926年3月，他和吴佩孚弃嫌修好，在英、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下，联合夹击国民军。3至8月间，冯部国

[1] 罗靖寰：《我所知道的张作霖的对日外交》，《天津文史资料》第2辑（1979年）。

民军退至西北；张作霖又控制了京、津、直、鲁等地。张、吴占领北京后，大肆镇压革命运动：“革命的民众领导概被通缉，左倾的进步报馆被查封，左倾的进步记者被枪毙”，^[1]各校进步教职员“被列名通缉者四百人之多”。^[2]在张作霖进攻冯玉祥，镇压北方革命之际，北伐战争开始了。北伐军势如破竹，节节胜利。1926年10月10日攻下武汉，11月初平定江西。冯玉祥在五原誓师，国民军全部参加北伐军。不到一年，北伐军即打垮了盘踞在华中的吴佩孚和据守在长江下游的孙传芳。革命战争的发展，预示着张作霖末日的来临。

为对抗北伐军，1926年12月，张作霖吸收直系军阀的败将残军，组成了“安国军”，对抗北伐军。张出任“安国军总司令”，叫嚣“反共反赤”。1927年2月出兵河南，但只抢占了吴佩孚的地盘而无所作为。这时，帝国主义看到北洋军阀已无力对抗革命军；又鉴于过去武装干涉苏俄的失败，乃从内部瓦解革命。1926年冬至1927年春，他们积极奔走，策动张、蒋联合，共同反共；以“政治南伐”对抗革命的军事北伐。此间，英国公使蓝浦生先后到武汉、天津策动张、蒋配合反共。日本外务省交涉局长佐分利等奔走于广州、南昌、武汉之间，宣传蒋、张的“妥协点”，煽动南、北“共同反赤”。1927年春，“南北妥协”之风甚嚣尘上。张作霖发表宣言：“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党派，而专为消灭过激主义，舍过激主义皆有商量之余地。”一时间，蒋、张之间信使往来，商讨联合反共之计。同年4月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，大肆捕杀共产党。张作霖在北方遥相呼应，4月6日搜查苏联大使馆，28日绞杀著名的共产党员李大钊，同时镇压了30多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。想藉此来博得帝国主义的支持，取得和蒋介石的联合。6月18日，张在北京成立了“安国军政府”，自任“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”。以此来安定北方政局，亦便于以对等的地位与蒋谈判议和。6月25日，张以“大元帅”名义下息争令，自称孙中山的“多年老友”和蒋无“政见之殊”，想继续与蒋言和。当时，蒋介石很想联张，并有所行动：在南京政府中，曾有过“准许张作霖同参政事”的提案。^[3]只是因为冯玉祥、蔡元培等反

[1] 《响导》第151、154期。

[2] 《响导》第151、154期。

[3] 张友鸾：《张作霖向南京政府求和失败记》，《沈阳文史资料》第12辑。

对和事态发展，蒋、张联合才没成功。这时，张在军事上、政治上均已无力维持北京政权。他的末日即将来临。

(四)

当张作霖的统治行将没落之际，日本田中内阁上台。这个以“中国征服派”闻名的内阁，不满前内阁对华侵略的“软弱”政策，一方面加强对中国革命的干涉，出兵山东阻止蒋介石的北上；一方面对濒于没落的张作霖采取了新的策略。鉴于张已无大作用，对他采取了加强控制、“卸磨杀驴”的政策，以便日本吞并东北。

同年6月，田中送张“人形”一具，暗示张作霖：“汝为小儿，我可玩汝股掌之上。”同月，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村锐市在其《有关中国时局对策考察》的报告中，明确提出了日本的对策。《报告》中说，我们对中国南方的“稳健分子”（指蒋）要给以“精神上的援助”；对张作霖则不能再加援助，而应迫其下台，换以其他亲日人物。木村说：“从张作霖的现状来看，他在中国国内的政治家、各团体、各军人之间已威信扫地……现在恢复他的政治威望，不过是空想……按照卑职的看法，及早把张作霖一身的沉浮和帝国在满蒙特殊地位的维护，加以截然区别考虑，并付诸实行的时机已经到来。鉴于张作霖的苦境，我们只要不予援助，他的自我消亡已是时间问题……对他不但要绝对不予援助，必要时对他施加以相当压力，亦在所不辞。”并建议以王永江或杨宇霆作为日本在东北的代理人。^[1]接着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，又提出了“满蒙政权傀儡化的设想”。

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，田中内阁召开“东方会议”。这次会议是日本侵华“大陆政策”的新发展；其重点是“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，置于日本势力之下”，为了掩人耳目，“给它包上了东方会议的糖衣”。^[2]“东方会议”后，田中内阁立即对张作霖展开了索取东北权益的交涉，想乘张还掌握北京政

[1] 日本外务省：《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（下）》，第98—100页。

[2] 山浦贯一：《森格》，转引自《太平洋战争史》第1卷第62页。

权之际，向他索取“满蒙权益”。田中先后指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、驻华公使芳泽谦吉，对奉天省长莫德惠和张作霖本人施加压力，提出各种侵略要求。侵略者的主要要求是：①要在东北借日款由日本承建7条铁路；②扩大铁路的附属地和“商埠区”，承认日本在东北的“商租权”、“营业权”（即日本可随意在南满和东部内蒙租房租地、营业）；③延长本溪湖矿山的合同期限；④抗议东北当局修筑与满铁^[1]平行的铁路；⑤在临江设立日本领事公馆。此外还要签订《治安协定》，由日本军警参加东北的治安工作等等。

上述要求，早在“东方会议”前，即已提出，但张作霖对日本的要求或推延或拒绝，不愿按日本的要求行事。张作霖认为：在他未入关以前，不能不依靠日本；但在掌握北京政权之后，对外单靠日本是不够的，也要争取美、英的支持。因而在“东北交通委员会”建立（1924年）后，即向英、美借款和自筹资金建立了打通^[2]、奉海^[3]、吉海^[4]、呼海^[5]诸路，并开始筹建葫芦岛港，从而和日本发生了矛盾。

更重要的是日本逼张索权的行动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激烈反抗。1927年秋，东北人民反对日本“临江设领”、反对日、张“满蒙交涉”的斗争，如火如荼。在奉天2.5万人游行，高呼“打倒田中内阁”、“反对日本侵略主义”。在此如此的群众反日斗争前，张作霖怎敢答应日本的侵略要求？

在日、张交涉遭到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之后，田中内阁又密派满铁总裁山本潜入北京，与张进行“满蒙交涉”。山本先通过张的日本顾问町野等与张

[1] 满铁：晚晴时期俄国通过《中俄密约》与《旅大租地条约》，取得在我国东北修筑铁路的权利，所修建铁路称为东省铁路，西起满洲里经哈尔滨至绥芬河，这段也被称为中东路；另有一支线经哈尔滨、长春、沈阳至旅顺、大连，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，日本占有长春至旅顺的路段，改称南满铁道，简称满铁，日本驻军于此，亦有满铁会社，其实是为其侵略我国服务的。

[2] 打通铁路：自京奉铁路打虎山站（今大虎山）起，至通辽止，营业里程251.7公里。又称大通铁路。

[3] 奉海铁路：自奉天城大北边门外的毛均屯起，向东北延伸，经抚顺、营盘、八家子、北三城子等地至海龙（今吉林省境内），长236公里。1929年4月随着省城改名沈阳而改称沈海铁路。

[4] 吉海铁路：本拟由吉林修到海龙（今属通化梅河口市），结果只完成吉林到朝阳镇（今属通化辉南县）部分，长183公里。

[5] 呼海铁路：自哈尔滨松花江西岸马船口起，经松浦（呼兰县）、绥化至海伦，全长222.8公里。

密谈后，于 10 月 12 日亲到北京见张。这时，张为取得日本的支持，不得不答应日本的铁路要求。10 月 15 日和山本密订了《满蒙新五路协约》，议定由日本贷款承建下列 5 条铁路：①敦图路（敦化至图们）；②长大路（长春至大赉）；③吉五路（吉林至五常）；④洮索路（洮南至索伦）；⑤延海路（延吉至海林）。经过曲折的交涉，最后于 1928 年 5 月 13、15 日，由张作霖和代理交通次长赵镇分别在 4 条铁路协约上签字。剩下的吉五路，待日后再议。这一密约，是张死前和日本订立的丧权辱国协定。张原想拖延、应付日本，后见日本出兵济南阻止蒋军北进，认为日本还能支持他，才亲自签约的。

这时，蒋介石正在北伐张作霖。至 5 月中旬，蒋、李、冯、阎 4 个集团军，已向京津逼近。张的统治岌岌可危。5 月 17 日晚，日本公使芳泽会见张作霖，劝张早日撤回东北，否则，败军逃回，日军将在山海关一带解除奉军的武装。张听后“不乐”、“严词拒绝其请”。^[1]18 日，日政府又以“觉书”（通牒）分致北京和南京政府，声称：“如战乱波及满蒙”，日本为“维持治安”，将采取“适当而有效之措施”（即动用武力）。警告双方不能在东北作战。张对日本的“觉书”极为恼怒，25 日发表声明，反对日本干涉。但因前方败局已定，奉系新派人物（张学良等）又“急盼张（作霖）速去，以望与党（蒋）方合作”。^[2]张作霖不得不退回东北。5 月 30 日张召集亲信，研究战局，决定下总退却令。6 月 1 日，“张以茶话会与外交使团话别”，会上大谈“讨赤”的老调。同日命许兰洲将“陆军大元帅”之印、旗、国务院印信运往奉天。次日发出“出关通电”。在张离京前夕，日使芳泽又来密访，向张提出“条件十款”，逼张正式签订郭松龄反奉时双方所订之密约。对日本这种趁火打劫的行径，张极为恼火，拒绝会见芳泽，并隔室大骂：“日本人不够朋友，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，掐脖子要好处。”并说：“我不能出卖东北，以免后代骂我卖国贼，我什么也不怕，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。”^[3]日、张矛盾已尖锐化。这时，田中内阁的计划是：迫令张作霖回奉下野或使之傀儡化。但关东军司令

[1] 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判书》第 268 页。

[2] 1928 年 6 月 12 日《时事新报》。

[3] 《天津文史资料》，1979 年第 2 辑。

官村冈和高级参谋河本大作，却决心谋杀张作霖。5月31日，村冈密令日本驻哈尔滨武官竹下义晴少佐，赴京刺杀张作霖。竹下的行动立即为河本所探知，河本认为，在京有“各国监视”，耳目很多，刺杀张作霖不易掩匿；不如待张归来时，中途炸车。河本选定了炸车地点（初在巨流河桥，后改皇姑屯两洞桥），作好了一切爆炸准备。对此，关东军司令官（村冈）和参谋长斋藤是知情默许的。

6月3日凌晨，张作霖的专车由北京出发，4日清晨5时许，当专车行至奉天西皇姑屯车站，穿过京奉路和南满路交叉点的铁路桥洞时，一声巨响，铁桥被炸药炸塌，张所乘车厢被压得粉碎。同车迎张的吴俊升当即丧命，张作霖身受重伤，被救回帅府后10时左右死去，结束了他军阀的生涯。张作霖之死，标志着北洋军阀的覆灭。

长期以来，日本侵略者为了侵略的需要，积极扶植、利用张作霖。张为自己的霸业，依靠日本，利用日本。但到张的统治末期，日本侵略者鉴于他既无重大利用价值；又不完全听从摆布，并与英美勾结，就暗下毒手，卸磨杀驴，借以制造混乱，早日吞并东北。张作霖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被日本军国主义杀害的。

(常 城)

二、崛起覆灭 自不寻常

“谁有枪谁就有势，谁枪多谁就势力大”，这是张作霖的信条。他仅是一个草莽“英雄”，缘何一路高升，步步青云，称兵关内，问鼎中原，自封陆军大元帅，居然成为北洋军阀政府末代国家元首。媚日、拒日，艰难时世，路在何方？崛起覆灭，自不寻常。

(一)

张作霖的崛起是和他手中有一支武装力量分不开的。早在1900年他就在辽西北镇一带组织“保险队”，开始掌握一支武装，后与张景惠合股，逐渐扩大，竟成为辽西一带最强悍的武装力量。

随着武装力量的扩充，张作霖的政治野心也日益膨胀。他图谋以手中实力为资本，换取清廷招抚，敲开升官发财的大门。适值清廷有“化私团为公团”、“化盗为良”的计划。于是张作霖受清廷招抚，奉命率部北上至新民，被编为骑兵营，驻扎新民镇，张任管带（营长）。从此，张作霖由绿林首领一跃而为清政府的军官。

张作霖受抚以后，依靠他手中的武装力量，在剿匪中特别卖力气，因而颇得清朝统治者的重视。1907年清廷特发上谕：“予都司张作霖等五员奖叙”^[1]。不久，又被提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，由新民移驻郑家屯和洮南，所部多达

[1] 《清德宗实录》光绪三十三年七月戊戌。